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志卷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膳錄監生臣謝景標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崔琰

孔融妻圭

許攸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顗 鮑勛 司馬芝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

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

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
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
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
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
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邱壠琰
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
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
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

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
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
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
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
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
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
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
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

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
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盖
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
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
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
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
羆壯士隳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
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患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

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
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
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
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
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
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
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
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

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
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
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

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

世語曰
植妻衣

繡太祖登臺見之以
違制命還家賜死

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

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先賢行
狀曰琰

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
授銓衡揔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

歸高天
下稱仁

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

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
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
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
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
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
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
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

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

魏略曰人得琰書以累憤寵持其寵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

平者遙見琰名著憤寵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為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後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為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忽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

遂自殺也

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

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跼殆非子之所及也

臣松之案時或作特

竊謂英特為是也

朗以為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

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

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
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
後林禮毓咸至昂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

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

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

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
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

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

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
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
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遂造膺
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

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竒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竒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策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張儉以中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忌疾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邱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

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瑒為方正邵原為有道王修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又國人不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剝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污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

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
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寇
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
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
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
刺史治郡北陞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我馬之利建樹
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
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齒辯小才信
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
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
遜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壞衆亡身奔山東室
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衆亡身奔山東室
家為譚所虜張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
都許融以為宜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
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
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

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嘏之曰天有酒旗之星
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
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
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郝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
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
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
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
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
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
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
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
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
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
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
 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
 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二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
 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奕碁融被收端坐不起
 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
 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官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
 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
 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
 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
 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甄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
 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
 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
 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齧齒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
 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
 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
 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

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奕棊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况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

南陽許攸

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中隨紹

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為謀乃亡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

魏略曰婁圭字

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初中在荊州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

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游子伯時亦隨後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歲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眾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用軍國大計常與馬劉表亡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

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而琰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

最爲世所痛惜至今寃之

世語曰琰兄孫諒字士文以簡素稱仕晉爲尚書大鴻臚

荀綽冀州記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邱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

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
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
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
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
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
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
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我文帝為
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

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
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
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
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
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
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
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
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

先賢
行狀

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食之絮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

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

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
左不共左右不共右子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
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
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
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
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
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
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

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
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
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
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
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
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
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
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

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
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
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謫臣之人勢不
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
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
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
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
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

卒于家

孫威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

無不服未有微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丕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

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

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

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

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

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魏書曰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

與遽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

被誅

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

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

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

嘗不嗟歎思奕之為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郎以奉奕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

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

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九俱反以熙行車騎將

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

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

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

魏書曰漢末闕宦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

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閑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

避亂淮南後袁術至

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

圍蘄陽蘄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

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

潯山術知夔終不為己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

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

不見及

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時

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刑黜可也如其撻扑之罰肅以小懲之

戒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

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絀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桴鼓柳下夷

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

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

出為城父令

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為鄴令

夔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上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

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

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
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
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
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
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
領校尉長廣縣承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
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
千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

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
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
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
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
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
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
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
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

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
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
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
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
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
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
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
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

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

拜尚書僕射

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吳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

玠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文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

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

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謚曰靖侯子魯嗣咸熙中爲司徒

干寶晉紀曰魯字頴

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母邱儵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為武衛將軍荀顗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程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義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謚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謚康公子蕤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傳子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

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顥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顥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顥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顥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顥篤於舊

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顥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顥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顥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顥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

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顯顯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

晉諸公贊曰顯曾孫喬字魯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

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為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勳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

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為
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規太祖

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

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
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
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
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
重五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己吾信與弟韜以兵
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
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揔
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
之所啟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創
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

姦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
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
力不能制祇以遭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
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
中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
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
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
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
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
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

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

魏書曰邵有父風太
祖嘉之加拜騎都尉

使持節邵
薨子融嗣

辟勛丞相掾

魏書曰勛清白有
高節知名於世

二十二年立

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為魏郡西部都尉

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
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
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
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久
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
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
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
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

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
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
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
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
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
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
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

下過戲之言昔梁邱據取媚於造臺曄之謂也請有司
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
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為宮正宮
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
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
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
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
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

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
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
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
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
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
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
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
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

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毘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

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掾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

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勲貴
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勲與芝書
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勲以
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

魏略曰勲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為

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為廬江太守為孫策所破
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勲兄為豫州刺史
病亡兄子威又代從政勲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
慢數犯法又誹謗為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

遷大

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
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

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
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
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
有績黃初中入爲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會內官
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
爲通芝爲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
也更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
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

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
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
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
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
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
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
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
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

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
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
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勅縣考竟擅行刑戮伏
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
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
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
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為大司農
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

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克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

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爨種
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
堦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
留者為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
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
為務於國計為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
掾史為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
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

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
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
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
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
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
一朝決竟遂超為廷尉是時大將軍專權尚書何晏
鄧颺等為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迂指考繫廷尉颺
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

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
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
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

肇晉太康中為冀州

刺史尚書
見百官志

評曰徐奕何夔邢顗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
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
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
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

天

魏志卷十二

魏志卷十二考證

崔琰遂賜琰死注人得琰書以褱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宋本無持其籠三字毛本都作部

魯國孔融注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宋本作鄭子然又注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宋本寬容下有之字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注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

監本訛坐賊今改正

何夔官至車騎將軍注和帝佳之。一本作和帝偉之
司馬芝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條北宋本作調
會內官欲以事托芝。何焯校本作曹內官

魏志卷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

門生千有餘人爲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實爲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實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實曰鍾君似不察人爲意不知何獨識我皓

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
公推軾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
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
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
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
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
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
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
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潁陰荀淑及皓少府
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
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覲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覲又好
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覲似我
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
之覲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
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邪覲嘗以膺之
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

然耳國武子好胎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
汝道是也覲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
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數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孫嘗與族父瑜俱至洛

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于水努力慎之行

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

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謝承漢書曰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

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

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

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

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

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

世語曰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

催汜

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
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
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
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太祖使
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
虛心後催脇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
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

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率諸軍圍之未拔而袁

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
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
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
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
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
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
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司馬彪戰畧
曰袁尚遣高

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
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

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
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
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
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
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
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
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
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
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
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惟將軍審所擇騰曰敬
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
將遂等兵與縣會擊援等大敗之

斬援降單于語在

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

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魏畧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
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

亦應邑郡掾衛固中郎將范光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爲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非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臣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師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

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
闕廷隳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連月今
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縣威刑闇弱又縣
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不畏
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
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
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
土臣父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
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
寇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
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
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

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寶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

寮師師楷茲度矩

魏畧曰繇爲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

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惺晉之魏顓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尸主事之臣枸音荀幽地賜爾鸞旂黼黻珣玗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

傳孔惺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後秦
來圖敗晉功魏顗以其身追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
勒銘于景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興也太
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畧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
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畧使臨蓄侯轉因人說之
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
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
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
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
純漆赤擬雞冠黃侔燕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
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
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
饑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
喜笑與扑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
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韜騎既到寶
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世

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耻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

策罷就第

魏畧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

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斌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盟噓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談權優游二國俯仰苟許亦已足矣文帝

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大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

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

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婦來美麗非凡問者

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襦襜傷左髀以襦襜中繇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明帝即位

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有膝

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

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

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羣

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人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
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
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
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
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
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
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
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
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
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
之條以增益剛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屍為人矣然
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
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
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

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
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
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
減死之髡剛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
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剛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

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袁宏曰夫人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

之物縣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

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
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
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闕宮者守內刖者守圜
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
者刑百王之制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
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
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
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
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
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
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
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
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
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
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

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丈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耻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於人倫是以民無耻惡數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況于鄉黨乎而况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傳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于大辟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賕守官物而即盜之皆

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謚曰成侯

魏書曰有司議謚以爲繇昔爲

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爲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叙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成侯子毓嗣初文帝令毓戶邑封繇弟演

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

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
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
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
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
壇爲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
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
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大將軍
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

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既誅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母邱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諭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

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吳新有
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論事
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
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爲無幾若壽春
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
曰善遂將毓行臣松之以爲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
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
理之言毓之此
議蓋何足稱耳淮南既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
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

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

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

不毀傷人

魏畧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

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畧此言未可

以定其先後也

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

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

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

芬陰呼歆洪共

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

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

田至南陽

華嶠譜叙曰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八人閑步出武關道遇一

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歆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
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衆乃大義之

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

清靜不煩吏民感而受之

魏畧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因時

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

孫策畧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

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

胡冲吳歷曰孫策擊豫章

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父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譜叙曰孫策畧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

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
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嘆息而心自服也
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
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
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譁歆能劇飲至石餘
不亂衆人微察嘗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之曰華獨
坐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
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
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
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衆盛疆猶
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
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
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
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
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
於陵肆之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位不

得列於諸侯州公實來魯人以
為賤耻方之於歆咎孰大焉

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
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
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
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
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
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
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

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
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

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

魏書曰文帝受禪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

成受命之禮華嶠譜叙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寶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

歆素

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

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

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

宜宥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爲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弩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爲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爲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爲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譜叙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嘆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

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

女皆作衣服

魏書曰又賜奴婢五十人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

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

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

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

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

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三百

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

列異傳曰歆爲諸生時嘗宿入門外主人婦夜產有

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

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爲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爲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狗節常人爲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以須

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

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士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謚曰敬侯

魏書

云歆時年
七十五

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

咸熙中為尚書

華嶠譜叙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

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膺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秘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

蒼字敬叔世語稱蒼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
蒼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
才志為江

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邱長師
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
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
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
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
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

會稽太守

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

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孫策渡江畧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

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

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

以儒雅詰讓而不害

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兵所

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衆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遘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

與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畧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櫬流矢始交便棄櫬就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驚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是命雖流移窮困朝不

謀夕而收卹親舊今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之朗

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

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

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繇之蜀覽省未周涕頥潛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怒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

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偶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拜諫議大夫參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司空軍事

朗家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

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魏國初建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

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

魏畧曰太祖請同會喁朗曰不

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秬米飯也朗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

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諮朗朗答曰孫權前牋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爲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爲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蓄者辭不能宣

文帝

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
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
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
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
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

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
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
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
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
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
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
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頽伏之患

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

樂平鄉侯

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而京雲陽汾陰之大祭

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醢酎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廐則駢駟駟馬六萬餘匹外牧則庖養二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大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

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
繭栗懇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
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
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
慕我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
相御史大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
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
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
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
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
禋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
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
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
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
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鉞之人雖
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

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
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
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
諸夏已安而已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弋甲放馬而
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
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技隊於六軍省其暴
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
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曜烈威而衆
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
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
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
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
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
伐腐推枯未足以為喻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
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

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

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王朗集載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

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儁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儁殆見害登手格一賊

以全僞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叙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褒騰近任當得此吏

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

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

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

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黃
初中鵜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
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
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
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
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
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

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無禮
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
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
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
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
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
以為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
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

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

魏書曰車

駕既還詔三公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明帝即

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

多頤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免之疆

禦兒吳界邊戊之地名

馘夫差於

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大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

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
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內
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畧寢之後然後鳳闕猥
開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
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
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
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
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強而寇戎不賓緝熙

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輿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

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數矣
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
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
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為伊邑且少小常
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
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
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
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

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

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魏畧曰朗本名嚴後改爲

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勢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太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

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肅父朗與許靖

書云肅生於會稽

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

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

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為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雨水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

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役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

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
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
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
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乃漢之初依擬前代公
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
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
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
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

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摠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

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帝乃追謚曰漢

孝獻皇帝

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

矣肅謂為輕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為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乃是譏漢非難肅也

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

宗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

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
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
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
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
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
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疫或作誠願陛下發
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
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耒

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
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
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
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
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
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
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
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

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
愚以為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
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
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
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釣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為
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
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為也
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

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

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
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
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
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
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
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
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楊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
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

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記有錄無書後遭
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
也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為
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
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
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
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祿勳
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

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
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為河南尹嘉平六年
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
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
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
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
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
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

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闕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縗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勲前朝改封恂為承子

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

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高令袁毅餽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丈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康隆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仕亦宦達為後世所重

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

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

臣松之案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

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秘書監不就肅

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

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自

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

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

述見晉武帝中經簿

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

傳於世

魏畧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熲來招負販而常挾

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為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遇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門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

為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
謂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入為侍中大司
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註又善左氏
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
先讀百篇言讀書百篇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若渴無日
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
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
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綏位至秘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問
功臣董艾即綏之子也魏畧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
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
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
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仄炭補舊石
碑之缺壞備博學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
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
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
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

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畧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責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是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廡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叙晚乃出為陰泉長

廷康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
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七時年五十餘時人為之
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
入為秘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卒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闔任趙
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
之夏乃將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過之後四
姓又使四選引夏闔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
州聞夏為本部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
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
才黃初中為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
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
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
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
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
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

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勅其子無還天水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招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嘆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昨後數歲病亡也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邠高堂隆傳樂詳事在杜畿傳魚豢曰學之資於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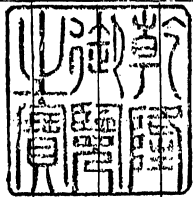
魏志
卷十三

三

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對付尼稱曰吾平生而知之者
况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
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當顧
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畧余
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為
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
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紕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
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
直多聞能析薪裁劉實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
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

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
卷十三

三

魏志卷十三

魏志卷十三考證

鍾繇潁川長社人也注諸君終身何所任邪○監本作何所任也此係鍾皓曉語掾屬之詞似反詰語氣作邪字為是今依別本改正

又注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昭國語作招音翹

又率諸將討破之注至乃使邑遠詣關庭隲忝使命○監本關庭作關廷此指王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

自歸而言作關廷誤今依別本改正

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太祖北宋本作大理

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宋本無下科律二字

謚曰成侯注猶于張之在漢也○猶監本作由猶由古字通用今從宋本作猶

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太平御覽作欲親西征

臣浩

按毓疏皆係止帝親征之辭疑監本脫落親字

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動輒

太平御覽作順動

以氊為殿備設魚龍蔓延○蔓當作曼

正始中為散騎侍郎○

臣明稽

按上云毓年十四為散

騎侍郎太和中已遷黃門侍郎矣此時安得又為散

騎侍郎胡昭傳云正始中散騎常侍荀顗鍾毓侍郎

其常侍之誤與

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何焯曰徙當作從。時侍中在常侍上不應忤爽而反得美遷當是解其近職出之外郡耳。不書毓為侍中于前者史省文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太平御覽作不復改嫁。

華歆改為司徒注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璽綬北宋本作璽紱。

王朗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北宋本作東海郟人通志畧同。

進封樂平鄉侯注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各本俱作

酎

臣明楷

按酎音宙說文曰三重醇酒也西京雜記

漢制嘗以正月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所謂必貫三時而後成也今改正

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帝○監本作明帝

不從使稱皇

臣龍官

按文義當作使稱帝蓋王肅之

意止欲其稱皇而明帝不從之也

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注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

最高洪厯守三縣令○嚴苞交通太平御覽作嚴苞
字文通材學最高下多故衆為之語曰州中曄曄賈
叔業辨論洵洵嚴文通二十字

又注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監本常誤作當
今改正

魏志卷十三考證